

冬天的春天

華維素譯





冬天的微笑

李維忠 著

世界文學叢書之一

冬天的春笑

新俄短篇小說集

華維素譯

上 海

泰東圖書局印行

1929

書 名 冬 天 的 春 笑
譯 者 華 維 素 譯
發 行 者 趙 南 公
印 刷 者 泰 東 印 刷 所

印數0001—2000

定 價 五 角 郵 費 加 一
版 權 所 有 不 許 翻 印
總 發 行 所 泰 東 圖 書 局
中 華 民 國 十 八 年 六 月 初 版

目 次

一、寨主	索 波 里(1—11)
二、冬天的春笑	愛 蓮 堡(12—28)
三、信	謝 芙 林 娜(29—41)
四、都霞	謝 廖 也 夫(42—57)
五、一週間	里別丁斯基(58—73)
六、最後的老爺	曹 斯 前 珂(74—94)
七、獄囚	弗爾曼諾夫(95—112)
八、技術的語言	羅 曼 諾 夫(113—124)

寨 主

索 波 里

明天，當你看見他的時候，你就明白爲什麼很久很久地人家稱他叫做寨主了。這個名稱的起源還在一九〇八年，他引導一團人跟着自己的時候。其實，在那時，他不過是一個很平常的兵士，一個摩陀維民地方的木匠而已。……

這是很顯然的，就是在烏拉嶺那地方，空氣和麵包似乎都和別處不一樣，在那裏可以產生這樣的肩頭和這樣的心！你也就可以想到這樣一個人

怎麼能够忍受九年的苦刑！在苦刑中，他也曾兩次地在森林裏想逃脫，但都沒有成功，反而在囚徒面前受了很大的懲罰。然後，他們就把他弄到阿摩爾去，要他在水裏做工，水總是齊着膝頭。在這時，他看見旁邊死的人並不止一次。當鞭打人的時候，他總是第一個被打的。他因為被打得利害，吞下了瞌睡藥，靠在牆角旁邊，也不說話，經過了兩個星期，他還是安全而不曾死。當他站起身時。他又和從前一樣地執傲了！他的意志還是不屈伏的！一切的人們都彎了腰，祇是他一個人不肯告饒。這樣，他和管理苦工的長官，便成為兩種力量了。這長官壓迫他，打他，他總是不屈服。他是一個人很孤獨的，很執傲的，向着死的路上走。在囚徒之中，他也是免不了死的一個；直到二月革命起來，纔把他從牢獄裏的絞刑架上救了出來。這一種紅的旗幟在赤塔和他相遇着，於是他就把自己完完全全地送給紅色的旗幟了，他常常地總是沉默，然而他總是常常地在前面。對於語言一方面，他把自己的地位讓給了別人；但是在工作的一方面，他自己却要求很危

險的位置。我時常覺着這麼一個人不會哭也不會笑。我時常地留心觀察他，但是我的很舊的心的裏面的舊的感覺還沒有脫掉，我總是驚異：怎麼？他也沒有眼淚也沒有笑聲？一個赤裸裸的思想能夠貫注在他那種有力量的心房裏面？……我們在一起有許多月，然後就離散了。我不曉得他有親近的人沒有，他的父母活着沒有，我也不知道；然在別一方面，若是他在我面前說一聲我的母親，那麼我就要跳將起來了。我對於這種人的觀念不同，「媽媽」這個字似乎不和他們聯在一起，這些人應該這樣地回答：我沒有母親，我是別一個老女人生的。誰個把他在這黑暗的森林之中生出來的呢？他不知是什麼時候從那裏走出來的。

八個月之久，我簡直沒有聽他笑過一次，至於眼淚，那是不用說了。地球也哭過，鄉村城市也流過眼淚，然而他沒有哭。最奇怪的一件事，就是他不是一个殘忍的人。那時所有的人的心也都硬起來了，像被兵士所忘了的麵包殼一樣。一切人們都學會了殺人，閉着嘴唇很快地像射箭一樣地殺着。

.....

他是一個捲髮的人，比別人高兩個頭，胸部很寬闊，當他不說話時，很像繪畫中的野外的英雄。尤其特別的，他依照自己的辦法，在他的眼裏好像沒有殘酷，好像殘酷的東西不會到他的眼裏來。有一天，我們在一個很小的鄉村之間搜捕白黨，他在一個有金黃髮的女孩的屍骸旁邊竟停住了，這女孩是被逃了的民團強姦死的。這女孩躺在井邊，他身上穿的衣服已經襤了，在她的赤裸的肚皮上伏着一些金黃色的蒼蠅。他站了一下，然後慢慢地從自己身上把外套脫了下來，把那姑娘蓋了，把她送到附近的村莊裏去。他的面孔這時變為灰白了，他成了這樣的一個人，這是我第一次覺到人的面孔會變成那樣。

幾點鐘以後，在他的面前鎗斃了兩個叛兵，而他連身子都不轉一回，頭也不扭一回，雖然他們中有一個還亂滾亂叫了一些時。

當我們佔據了B城以後，我們的寨主便被派為革命非常委員會的主席。他很緘默地接受了命

令。他從來是緘默的；他也不說什麼閒話，從那種很溼的田野的露宿地方搬到沒收的裝璜富麗的很貴族的房子的辦公室裏去了。

這一種死亡消滅了很多的人，在這一種血的場所很多的人倒下去了，如同那麥穗子在大風雨裏倒下去一樣。他似乎在生與死的兩個線之間走着路，他挺直了走，不彎腰，也不回看。

他接事不久，從中央來了一個新的同志，是派來在革命非常委員會做工的，名子叫娜達莎，她是一個不會出嫁的二十五歲的姑娘。

這位姑娘很瘦，很脆弱，好像是不久於人世的一樣。然而她同時表現得比別人更精神些，更能吃苦些，身體更強健些。當搜捕卜拉賀綿克爾團長及其黨羽的時候，娜達莎差不多兩星期沒有睡覺，沒有躺了下來，種種的陰謀都被她破敗了。

這一位姑娘，在革命非常委員會主席面前很是渺小。祇要她微笑一笑，我們中每一個人就不自主起來；但這不是贊成她，恭敬她，也不是和男子熱愛女子時的迷戀一樣。

她的微笑是很突然的，突然地笑，又突然地收斂起來；這在事實上是沒有解釋，想像和猜想的可能的……

有一次我就明白了……就是我們的寨主被愛情所疲倦了，他把一切的自己所未消耗的愛情，一切自己所隱藏的人類對於幸福的渴望，他都放到這位姑娘的嘴唇上去了。

我把眼一閉，就看見他們倆共同地在努力工作。當他們倆單獨在一起的時候，他們就會擁抱起來的。

我把眼一閉，我就聽見寨主怎樣地唱歌。

我和他很親近地在一起將近一年，我們一同跑過，一同向敵人進攻過，一同看見很多的死亡，然而從不知他能唱歌，唱俄羅斯奴隸們所愛唱的自由歌。

於是，她在第五天時，她就強逼他唱。

於是，我就聽見這姑娘怎樣的請求，她的情狀很懶散，語尾拖得很長：

——我躺一躺，我要休息一忽兒，你唱一唱我

所愛聽的歌罷。

她所心愛的歌是什麼呢？關於斯金克拉金的，關於波斯公主的，關於寨主的一些歌。

我不想再回憶了，然而我聽見她怎樣地向寨主說。她抱着寨主，把自己的頭靠近他，她向寨主很獻媚的：

——你是我的寨主——你是我的，我的！你是有力量的，有力量的。我是你的公主，你的很小的波斯公主，我整個地在他的有力量的手裏。但是我知道，我知道，你不拋棄我，你也不用掉我。你愛我麼？你愛我麼？

這些事全發生在晚上，一到白天，他們就和同志對同志一樣，說話是很乾燥無味的。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你們把他做模範罷，你們看這真是一個工作者；有了這種人，革命纔可以勝利！

於是她微笑，微笑着說：

——我是很幸福的，就是能和他在一起工作。
我本來很想忘掉，然而在我的耳朵裏，那一切

他們在夜裏，在晚上，在小船上的一種舉動的聲音我總是忘記不了。這位姑娘她很歡喜在黑色的河流裏划船，有時她跳到水裏，寨主總把她摟在手裏頭。祇要夜晚沒有緊要事的時候，她就把他拉到船上去了。這姑娘常在船上向寨主說：

——你是比一切都有力量些，我愛你的捲髮，我愛你這種灰色的眼睛，你眼發光罷，我的心愛的，我似乎很害怕的，我的親愛的，我的親愛的，你真是舊詩歌裏的英雄！在你的胸前躺着，該多麼甜蜜？和你一塊兒遊河，該多麼的有趣！我愛你的手，一切在你的面前就同麻雀一樣。

在五月底，在右岸一方面白黨活動起來，他們如火一樣地鬧動起來。五月二十六，他們把B城佔領了。二十九號，我們的人又把城池奪回來。他們沒有來得及跑，於是我們在得着其他東西外，把他們偵探的文件全都得着了。

五月三十日，我們的寨主被召到電報室去，這時已經晚了，娜達莎正在底下一層樓審問被捕的人。寨主一個人就到接電室裏去了。他很簡單地很

快地用鉛筆敲着，他的頭漸漸地低到很白的很可怕的紙條上面去：

『照着所得到的證據看來，這是沒有可疑的，娜達莎是奸細。她的本名是摩木芙林公主，與李別司將軍有關係。拿達莎向李別司所報告的東西，組織的計劃，我們全都得到了。……』

寨主把那紙條撕斷了。

他很平常地回到自己辦公室，僅僅地一剎那間把頭躺在棹上。他還沒有喊人的時候，娜達莎已經進來了，

於是他首先向娜達莎提議，在同志們沒有來齊的時候，到河裏去划船，或半點鐘，或二十分鐘。他僅僅說自己頭很痛。從革命非常委員會到河岸差不多一百多步的光景，娜達莎也就微笑了百餘次。

像平時一樣，船划到河中，娜達莎就把頭放在寨主的膝上。這是不是因為他們出來不按時呢？是不是娜達莎在審問時疲倦了呢？她伏在寨主的膝

上沒有說話。

然而，娜達莎把眼睛睜開了。

就在這時 寨主輕輕地向娜達莎喊着說：

——公主呵！

她微笑起來了！

——公主摩木芙林呵！

於是她就「啊」了一聲，於是，就用手推開他向船底爬。寨主把她的嘴用鐵一般的手掩將起來，把她舉得很高，把她的嘴愈掩愈緊，用力量把她從自己身上甩到水裏去了。

他接着兩天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我也沒有問他。但我猜想河會說話，而不說話的人是會聽的。

當寨主出現的一天，就來了中央特派員，把他帶到莫斯科去了。

後來，經過六個月，我們在南方戰綫上又遇着了。我帶領了一團人，他就是這一千幾百個紅兵當中的一個。他總是避我，但有一次我却恰好遇着他，他無法避開了。於是，我就見到他那雙灰色的

眼睛已不像從前了……

冬天的春笑

——『冉娜的愛』之第二章——

愛 蓮 堡

冉娜走出加蘭廷的郊外很遠了。週圍僅僅是傾斜的，赭色的山丘，下面是海。冉娜快樂起來了：在此應當是日歷上的冬季的一天，發生了非常的，重要的變化，這種變化未爲新聞紙所揭示出來，更不能對於她的那位十分注意世界大事的父親，有什麼鼓動。昨天晚上還是冬天，冉娜幾幾乎爲這個冬天把精神困憊住了，時常因之流淚。昨天的一個整天，冉娜總都是憂鬱着，而幻想着一樁事情：生